

SLADE HOUSE

# 斯雷德大宅

大卫·米切尔作品

[英] 大卫·米切尔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DAVID MITCHELL

SLADE  
HOUSE

# 斯雷德大宅

*D. Stott*

〔英〕大卫·米切尔 著  
方隼 吕静莲 译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斯雷德大宅/(英) 大卫·米切尔著;方军,吕静莲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5

(大卫·米切尔作品)

ISBN 978-7-5321-6193-5

I. ①斯… II. ①大… ②方…③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6301号

SLADE HOUSE by DAVID MITCHELL

Copyright: © 2015, DAVID MITCHE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5-1128号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曹晴

封面设计: 朱云雁

书 名: 斯雷德大宅

作 者: (英) 大卫·米切尔

译 者: 方军 吕静莲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m

印 刷: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6.125

插 页: 5

字 数: 118,000

印 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193-5/I · 4941

定 价: 4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23-82898066

## 目录

正确的类型	
1979	1
闪亮的盔甲	
1988	31
呼噜呼噜	
1997	69
你黑马你	
2006	117
宇航员	
2015	157

正确的类型

1979



公交车开动，发出灰扑扑的低吼，将妈妈说的话完全盖住。先前被车挡住的酒吧露出来，名叫“群犬追狐”，招牌上画着三只小猎犬逼住一只狐狸，正准备扑上去，将它撕碎。下面有个写着“韦斯特伍德路”的路牌。妈妈说夫人先生们很有钱，我本以为会看到游泳池和兰博基尼，但眼前的韦斯特伍德路就有点太平常了。独立或半独立的普通砖房，前面有小花园，车子也很普通。潮湿的天空显出旧手帕的颜色。七只喜鹊飞过。七是个好数字。妈妈的脸凑到我面前，只隔开几英寸，但我还搞不清楚她的表情是恼怒还是担忧。“内森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”妈妈今天化妆了。淡淡的一抹“清晨紫丁香”口红，但闻起来不像丁香，倒是像固体胶。妈妈还没把脸挪开，于是我说，“什么？”

“你得说‘对不起’或者‘不好意思’，而不是‘什么’。”

“好的，”我说。这样一般就能糊弄过去了。

但今天不行。“你听到我说的没有？”

“你得说‘对不起’或者‘不好意思’，不是‘什么’。”

“我问的是之前说的！我说，要是格雷尔女士那儿有人问我们怎么来的，你就说我们是打的来的。”

“我觉得撒谎是不对的。”

“是，这是说谎，”妈妈说着，一边从手提袋里掏出她写了路线的那个信封，“说谎是不太好，但我们要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，这很有必要。再说，要是你父亲把该给的钱都给了，我们真的会打的来这儿。现在……”妈妈瞥了一眼她写的东西，“离开韦斯特伍德路，走进斯雷德巷，大概走一半……”她看表。“二点五十分，我们三点要到那儿。快点，快点，别磨蹭了。”妈妈走开了。

我跟着走，不踩到任何一条砖缝。有时我必须猜砖缝的位置，因为人行道被落叶糊住。在某个地方，我不得不闪躲，避开一个穿黑橙两色田径服、晃动大拳头的慢跑男。狼队的球员穿的就是黑橙两色。一棵花楸树上低垂着闪亮的浆果。我想要数一数，但妈妈的高跟鞋**咔嗒**作响，催着我跟上。她用皇家音乐学院付给她的钱里最后剩的那点在约翰·路易斯百货店买了这双鞋，没理会英国电信公司发来催缴电话费的最后通牒。她穿着她那套深蓝色的音乐会礼服，头发用狐狸头银发夹挽起。那是外公二战后从香港给她带回来的。妈妈去教学生时，我得自己待着，有时就会去妈妈的梳妆台把这只狐狸翻出来。它的眼睛是翡翠的，某些时候它微笑，另一些时候则不。今天我感觉身体状态不佳，但安定应该很快就会生效了。安定真是好东西。我吃了两片。下周我必须停几次，不然妈妈就会发现她的药不够了。粗花呢夹克让我身上发痒。妈妈专为今天从牛津赈灾委员会<sup>①</sup>弄来的，领结也是。妈妈每周一在那儿当义工，所以她能从每周六入库的东西里搞到最好的。要是盖茨·英格拉姆或者他那一伙儿里的谁看到我戴领结的样子，我的储物柜里准会被放进一坨屎。妈妈说，我必须学习如何更加“融入”，但到处都没有关于“融入”的课程，就连城市图书馆的布告板上都看不到。那儿倒是有一张“龙与地下城”俱乐部的广告，我一直想去参加，但妈妈不许，说“龙与地下城”是在与黑暗力量打交道。透过一面前窗，我看到马赛。BBC1 台的“看台”节目。接下来三面窗子拉着网眼窗帘，但随后我看到一台电视在放摔跤。是英国独立电视台，浑身毛茸茸的坏蛋“巨型草垛”正与光头好人“大爸爸”搏斗。走过八栋房子后，我看到 BBC2 台在放《哥斯拉》。它随意一碰就撞倒了电缆塔，一个

---

① 牛津赈灾委员会(Oxfam)，英国慈善机构，1942年在牛津成立，旨在帮助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的灾民，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。



日本消防员满脸大汗，冲着对讲机吼叫。现在哥斯拉抓起一列火车，这是胡扯，因为两栖动物没有拇指。也许哥斯拉的拇指像熊猫那所谓的拇指一样，其实是一个进化的爪。也许——

“内森！”妈妈抓住我手腕，“还磨蹭呢，我刚才怎么说的？”

我想了想，“快点，快点。”

“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

“在思考哥斯拉的拇指。”

妈妈闭上眼睛，“格雷尔女士邀请我——我们——去参加一场音乐会。一场**社交晚会**。那里会有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。比如艺术委员会的人，也许能介绍工作，提供补助金。”妈妈的眼睛里有细微的红丝，如同从高空拍下的河流。“我倒宁愿把你放在家里，玩你的布尔人战斗地图，但格雷尔女士一定要你也来，所以……你**必须**表现得正常点。你能做到吗？请你做到！想想你们班上最正常的男孩，学着他的样子做。”

表现正常就像是融入。“我会努力的。不过，那不是布尔人战斗，而是布尔人战争。你的戒指抠到我的手腕里了。”

妈妈放开我的手腕。舒服点了。

我不知道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。

斯雷德巷是我所见过的最窄的巷子。它从两排房子中间切过，走出大概三十步后，消失在左边。我觉得它适合住硬纸板箱的流浪汉，而不是夫人先生们。

“巷子尽头肯定会看到一个够气派的入口，”妈妈说，“斯雷德宅只是格雷尔家在城里的住所。他们真正的家在剑桥郡。”

如果每次妈妈对我说这个的时候就给我 50 便士，我现在都有 3.5 英镑了。巷子里又冷又湿，就像在约克郡山谷的白岩岩洞。我十岁的

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。在第一个拐弯处我看到地上有只死猫。灰色，像月亮上的尘土一样。我知道它死了，因为它像被弃的口袋一样一动不动，而且有硕大的苍蝇停在它眼睛上吮吸。它是怎么死的？没有枪伤，没有爪痕，但脑袋弯成一个扭曲的角度，也许是被人勒死的。这能直接进入“我见过的最美事物”栏目的前五名。也许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有一个部落，人们把苍蝇的嗡嗡声当成音乐。也许我会认同他们。“快走，内森。”妈妈拽我的袖子。

我问，“我们不该给它搞个葬礼吗？像对格兰一样。”

“不，猫不是人。快走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不应该通知它的主人，它永远回不了家了？”

“怎么通知？把它捡起来，沿着韦斯特伍德路挨个敲门，问这不是他们家的猫？”

妈妈偶尔也会有些好点子。“这样会费不少时间，但是——”

“别扯了，内森——我们应该马上就到格雷尔女士那里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我们不埋了它，乌鸦会啄出它的眼睛。”

“我们没有铲子，附近也没有花园。”

“格雷尔女士家应该有铲子和花园。”

妈妈再次闭上眼睛。也许她头疼。“不要再说了。”她拖着我离开，我们走过斯雷德巷中段。我觉得这一段大概有五栋房子的长度，但周围的砖墙砌得那么高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只有天空。“留意看一扇黑色的小铁门，”妈妈说，“右手边的墙上。”但我们走完这段路，走了九十六步，到了下一个街角，只看到墙缝里长出蓟草和蒲公英，却没有看到门。右转后，我们又走二十步就出了巷子，到了与韦斯特伍德路平行的一条街。一块路牌写着“克兰伯利大街”。街对面停着一辆圣约翰医院的救护车。后轮上面的泥垢被人写上“把我洗干净”。司机鼻梁断裂，正冲

对着对讲机说话。一个摩登少年骑着轻便摩托滑过，活像是电影《四重人格》<sup>①</sup>里的人物。他没戴头盔。“不戴头盔驾驶违法，”我说。

“废话，”妈妈说，盯着信封看。

“除非你是戴头巾的锡克教徒，否则警察会……”

“‘一扇黑色的小铁门’，我们怎么没看到？”

我知道。安定对我来说就像是阿斯泰里斯<sup>②</sup>的魔法药剂，却会让妈妈变得晕乎乎。昨天她把我喊成了爸爸的名字“弗朗克”，而且自己都没注意到。她从两个医生那儿开了两张安定的处方，因为一份不够，但是——

——一条狗突然在脚边大叫，我惊叫着往后一跳，连尿都吓出来了，不过还好，还好，我和它中间隔着一道栅栏，而它不过是一只爱叫的小狗，不是一只公獒犬，不是那只公獒犬，而且我也只尿了一点点。我的心跳仍然疯狂如锤击，我感觉快要吐出来了。妈妈已经走到克兰伯利大街上去找一栋大宅的大门，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条小狗。一个穿着工装的秃顶男走来，肩上扛着一架沾满油漆斑点的活动梯子。他用口哨哼着《世界欢乐颂》。

妈妈拦住他，“你好，请问你知道斯雷德大宅吗？”

男人停下来，口哨也停了。“什么大宅？”

“斯雷德大宅。诺亚·格雷尔女士住的地方。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要是你找到她，请告诉她，要是她想找个壮男做伴，我也正好想傍个贵妇人。”他对我说，“孩子，你这是领结还是围嘴啊？”然后他转进斯雷德巷，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接着吹口哨。妈妈冲他背

---

① 《四重人格》(Quadrophenia)，1979年上映的一部英国电影，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Mod的伦敦青少年文化。

② 阿斯泰里斯(Asterix)，法国知名漫画人物，古罗马时代的高卢人，依靠魔药、智慧和勇气与罗马人对抗，保卫家园。

后咕哝道，“谢了啊，这一堆屁话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‘屁’字——”

“别唠叨，内森。别——别再说话。”

我想妈妈的表情是愤怒。“好的。”

狗停止狂叫，开始舔自己的鸡鸡。“我们走原路返回，”妈妈说，“也许格雷尔女士说的是下一条巷子。”她走回斯雷德巷，我跟上。我们走到巷子中间那一段时，刚好看到梯子工消失在有一只月亮灰的猫尸体的尽头拐角处。“要是有人在这儿杀了你，”我说，“没人会看到。”妈妈没理我。也许这不是太寻常。我们走到这一段的正中间时，妈妈停住，“真该死！”砖墙上有一道小小的黑色铁门。真的非常小。我身高四尺十一寸<sup>①</sup>，但那扇门只到我的眼睛。一个胖子需要费力挤才能进去。它没有把手、锁孔，边缘也没有门缝。它是黑色的，什么都没有的黑，像是星星之间的夜空。“我们怎么会看漏的？”妈妈说，“亏你还是个童子军<sup>②</sup>。”

“我已经退出童子军了，”我提醒她。我们的童子军团长穆迪先生让我消失，于是我就走了，结果斯诺登峰<sup>③</sup>救援服务机构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我。这事儿上了当地新闻。我只是服从命令，结果每个人都很愤怒。

妈妈推门，但它不开。“到底怎样才能打开这该死的门？也许我们该砸门。”

我把手掌放上去，就感觉门在拉我的手。它暖暖的。

门朝里转开，铰链发出刹车一样的声音……

---

① 约等于 1.5 米。

② 童子军原文为 Boy Scout, Scout 有侦察兵的意思，此处为双关。

③ 斯诺登峰(Snowdon)，位于威尔士西北部，是威尔士最高峰。

……门洞里出现一个花园：一个蝇营蜂喻、夏意盎然的花园。花园有玫瑰，长满像牙齿一样的瓜子的向日葵，零星的罂粟，大片毛地黄，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。有假山、池塘，蜜蜂操场、蝴蝶。壮观极了。“快看**那边**！”妈妈说。斯雷德大宅在最顶上，古旧，斑驳，森然，苍灰，几乎被疯长的常青藤淹没，完全不像是韦斯特伍德路和克兰伯利大街上的房子。如果它被国民托管组织接手，进去参观得付费 2 英镑（十六岁以下 75 便士）。妈妈和我已经穿过黑色小铁门走了进去，一股风将门合上，如同看不见的仆人。气流推着我们绕着墙往花园里走。“格雷尔家一定有个全职园丁，”妈妈说，“没准有好几个。”最后，我感到安定开始生效了。红色变得更有光泽，蓝色变得更光亮，绿色变得雾蒙蒙，白色变得透明，像是一层双叠的薄纱。我想问妈妈，在斯雷德巷和克兰伯利大街中间的这块土地上，一栋这样巨大的宅院和花园得值多少钱，但我的问题坠入一口无底深井，我连自己忘了什么都忘了。

“我想这是毕晓普夫人及公子吧，”一个看不见的男孩发声。妈妈跳起来，有点像我被那条乱叫的狗吓到时一样，但现在我的安定起到了缓冲的作用。“我在上面，”那个声音说道。妈妈和我抬头。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坐在有三个我那么高的墙头上。他头发像波浪，噘着嘴，皮肤乳白，蓝色牛仔裤，白色 T 恤，运动鞋，没穿袜子。一点粗花呢都没有，也没戴领结。妈妈从未说起过格雷尔家音乐派对上的其他男孩。说到其他男孩，就意味着不得不处理的问题。谁最酷？谁最强？谁最聪明？普通男孩关心这些东西，而像盖茨·英格拉姆这样的孩子则会为此争吵。妈妈说，“你好，我是毕晓普夫人，这是内森——墙很高哦，小心点。你最好还是下来吧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内森，”男孩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冲着运动鞋鞋跟发问。

妈妈小声教训我，男孩说，“没什么为什么。我叫约拿。专门来迎接你的委员会成员。”

我不认识什么约拿。这是个褐紫色的名字。

妈妈问，“诺亚夫人是你母亲吗，约拿？”

约拿想了想，“就算是吧，是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妈妈说，“这是，嗯……”

“噢，太好了，丽塔，你找到我们家了！”一个女人从一个格架结构的隧道里走来。隧道被悬吊的白色紫色花朵披覆。那女人和妈妈差不多年纪，但更苗条，样子也更显年轻，穿得像她的花园一样华丽。“昨晚我打完电话后，就很担心把你指引到斯雷德巷这边的门来会把你搞晕——说真的，我应该让你绕到正门那边。但我真的很想让你从花园开始认识斯雷德大宅，现在花园可正是最美的时节。”

“格雷尔女士！”妈妈的声音像在模仿上流社会的女人，“下午好。不不不，您的指引——”

“丽塔，请叫我‘诺亚’：不上班的时候，‘女士’什么的称呼很让人无趣。你已经见过约拿了，他是常驻我们家的蜘蛛侠。”格雷尔女士有约拿一样的黑头发，有X光一样的目光，我不敢直视。“这位小伙子一定是内森，”她握住我的手。她的手肉乎乎，但很有力。“你母亲给我讲过你的事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诺亚，”我像电影里的大人一样说话。

“内森！”妈妈有点太大声地叫了出来。“格雷尔女士可没有让你——”

“没关系的，”诺亚·格雷尔说，“我喜欢他这么叫我。”

明亮的午后阳光摇曳着。“你的衣服很衬这花园，”我说。

“好优美的恭维话，”格雷尔女士说，“谢谢你。你的打扮也很漂亮。领结好看极了。”

我抽出手，“你有没有一只月亮灰的猫？”

“猫？你的意思是最近，还是说我小时候？”

“今天，在巷子里，”我指着那个方向，“它死在第一个拐角处。”

“内森有时候可能有点太直接了，”妈妈的声音又急切又怪异。“诺亚，如果那猫是你的，我非常——”

“别担心，斯雷德大宅已经很多年没养猫了。我会给勤杂工打电话，让他尽快把那只可怜的猫好好埋了。内森，你真体贴。像你妈妈一样。你也继承了她的音乐天赋吧？”

“内森练习不够，”妈妈说。

“我一天练一个小时，”我说。

“应该练两个小时，”妈妈干脆地说。

“我还要做家庭作业，”我说。

“没错，‘天才里有九分是汗水’，”约拿突然到了地上，站在我后面——妈妈诧异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但我只是大为叹赏。我问，“你怎么下来得那么快？”

他拍了拍自己的太阳穴，“颅脑移植心灵传输电路。”

我知道他其实是跳下来的，但我更喜欢这个回答。约拿比我高，不过这并不稀奇。上周，盖茨·英格拉姆把我的官方绰号从“盖洛德·培根脸”改成了“毒侏儒”。

“总是忍不住要卖弄，”诺亚·格雷尔叹了口气，“丽塔，我自作主张希望你别介意，耶胡迪·梅纽因<sup>①</sup>来做客时，我把你要演奏德彪西的事告诉他了，他非常希望和你见一面。”

妈妈像漫画《花生》里吃惊的小孩一样做了个鬼脸，“耶胡迪·梅纽因？他在这里？这会儿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耶胡迪·梅纽因(Yehudi Menuhin, 1916—1999), 世界著名小提琴家, 美籍犹太人。

格雷尔女士点点头，仿佛那并不算是个什么大人物。“是的，昨晚他在皇家音乐厅有场演出，斯雷德大宅一向是他的临时居所。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介意？”妈妈说，“难道我会介意和耶胡迪爵士见面？我只是……觉得有点像在做梦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格雷尔女士挽起妈妈的胳膊，领着她朝大宅走去。“别害羞——耶胡迪很可爱的。你们俩为什么不——”她转向约拿和我——“在灿烂阳光下玩一会儿？波兰斯基太太正在做咖啡泡芙，一定会让你们胃口大开。”

“吃一颗李子，内森，”约拿说着，从树上摘下一颗果子递给我。他坐在一棵树的根部，于是我就靠着旁边的一棵坐下来。

“谢谢，”果肉温暖，烂软，有八月清晨的味道。“耶胡迪·梅纽因真的来这儿了吗？”

约拿的眼神我看不懂。“诺亚为什么要说谎？”

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小孩叫母亲的教名。爸爸说这种叫法“很摩登”。“我不是说她在撒谎，只不过梅纽因名气大得不像个真人。”

约拿把李子核吐进高高的粉红色雏菊丛里。“再出名的提琴大师也得有朋友嘛。内森，你多大了？十三岁？”

“说对了，”我把李子核吐得更远些，“你呢？”

“一样，”他说，“我是10月生的。”

“我是2月，”尽管个子矮一些，但我还大点，“你在哪个学校读书？”

“可以说，我从来没和学校对过眼，”约拿说。

我不太理解这话。“你是小孩，你必须上学，有法律规定来着。”

“我和法律也不对付。再吃一颗李子？”

“谢了。逃学监察员没找过你麻烦？”

约拿的神情表明他感到疑惑。马可尼太太曾经教过我什么叫“疑



惑”。“什么监察员？”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。我想他一定知道。“你是在逗我玩吗？”

约拿说，“我从来没想过逗你的‘丸’。我该怎么逗？”这回答挺机智的，不过我要是这样对付盖茨·英格拉姆，他一定会把我吊在橄榄球柱上。“不开玩笑，我在家上学。”

“那一定很棒。谁教你？你妈妈？”

约拿盯着我，说，“我们的导师。”

他的目光灼人，我望向别处。导师像是上流社会对“教师”的说法。“他什么样子？”

约拿说，“一个真正的天才。”他不像是在吹牛的样子。

“羡慕死我了，”我承认，“我讨厌学校，恨死了。”

“如果你不适应系统，系统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像地狱。你父亲和母亲一样，也是个钢琴家？”

我喜欢谈爸爸，就像我讨厌谈学校。“不，我爸爸住在索尔兹伯里，不是在威尔特郡，而是在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。爸爸从那儿来，从罗得西亚来，他是罗得西亚军队的教官。许多小孩撒谎吹嘘自己的爸爸，但我没有。我爸爸是一个顶级神枪手。他能够在百米外开枪打中一个人的眉心。有一次他让我看过。”

“他让你看他开枪打中一个人的眉心？”

“那是在奥尔德肖特附近一个靶场，打的是假人，顶着一头彩虹颜色的假发，留着阿道夫·希特勒式的小胡子。”

鸽子或者斑鸠在李子树上咕咕叫。没有人能非常肯定地区分开鸽子和斑鸠<sup>①</sup>。

---

① 原文为 dove 和 pigeon，在英文中均指鸽子，但 dove 意义趋于正面而 pigeon 意义趋于负面，中文里没有如此善恶对立的同一种鸟的不同名称，姑且翻译为鸽子与斑鸠。